

塑造新时代的农民形象

□关仁山

随着农业地位提升,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农村题材创作越来越受到关注。

认知新时代,首先要弄懂新时代的特征,新时代、新起色、新作为。新与旧是比较而言的,新时代遇到的事物是新的,但新事物不能代表文学优劣高低,认知新事物的时候,还要细致考量心灵、道德和文化层面的东西。这些潜在问题不在作家内心解开,就很难走进农民的内心,很难投入到抒写时代史诗的创作中。作家的认知能力非常重要,要看到问题的真相,揭示问题的根本症结。通过形象塑造,只有塑造真实典型的艺术形象,才能反映新时代的真实面貌,深层思考社会变革人性和社会根源,刻画农村形形色色人物。面对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演变,生活中张扬生命理想的时代英雄,人性的丰富与光辉需要挖掘,人性的缺陷与丑陋也同样需要挖掘。

当年柳青创作《创业史》,当了农民,对那时代的农民有了独特的个性化感悟,对农民的生活体验,将生活上升为成熟的艺术想象,才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等典型形象。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深切地认知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的生存与生活,成功塑造了孙少安、孙少平等艺术形象,整体反映了社会发展与变迁,相当规模地展现了变革时代的精神情绪以及农民的精神心理动向。他的准确、清醒和独立来自对时代的把握和开阔,源于对农民和土地的爱。

我在“农民命运三部曲”第一部小说《天高地厚》后记里说: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但是,文学万万不能不关心农民。就我自身创作来讲,多年一直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尤其关注当下变革的乡村现实,创作中塑造了农民形象,特别是有新农民潜质的艺术形象,比如《天高地厚》里的鲍真、《麦河》里的曹双羊、《日头》里的金沐灶、《金谷银山》里

的范少山等。我们强调小说塑造立体农民形象,离不开人物广阔的生活空间,铺开生活的容量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思想容量、艺术创新、情感深度和精神力量。我们读鲁迅小说,看到了农民的魂魄,看到人生真相。我们目睹了沧桑时代远去的农民,同时也应该看到奋斗在小康社会里农民的众生相。

思想和精神能够帮作家穿越生活表象追问生活本质。不能绕开问题,不能把问题简单化。在脱贫攻坚中,有两个主体,一个是扶贫干部,一个是贫困群众,这两部分人在遭遇贫困的乡村相遇,联合打一场脱贫攻坚的战役。新时代乡村人与人的关系,没有固定的模式,被时代洪流淘洗得变化多样,五彩缤纷。比如说,我发现,过去离开农村的农民再也不愿意回故乡,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经过脱贫攻坚之后,农民有了“两不愁三保障”,青年农民不仅愿意回乡了,还在乡村当了老板,当了新农民。他们不仅身体融入家乡,精神也回归了原乡。

要想成功塑造新农民形象,作家不能回避农民形象真实性问题,在塑造新时代农民形象时,既不失审美理想,又具备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力量,即便对丑恶的批判,也要有强烈的人性发现和终极关怀的光芒,也是历史性创造的精神之源。我刚刚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太行沃土》的创作,感觉到太行山阜平县脱贫攻坚生活的激越与丰富。英雄们激情洋溢,无数驻村村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组,以及那些阜平当地的脱贫干部,脚踏实地,不离不弃,鞠躬尽瘁,至死不渝。还有那些为创造新生活而奋斗的阜平人民变得更加勤劳、奋勇拼搏的故事,都应该载入史册。这里不仅仅有起承转合的故事,还有扶贫干部与人民群众建立的血浓于水的真挚感情。



关仁山

我们给历史命名,给阜平脱贫攻坚命名,给乡村振兴命名,像点燃心中的一盏明灯,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这样的记忆,让我们的生命有了归属,有了顾盼,有了呼应,给我们身边普通的英雄命名,因为他们的痴心,也因为共产党人的初心。党员干部的扶贫情怀,情到深处,志比钢坚。在百姓的冷暖间,彰显了道义和担当,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抒写情怀与热望。同时,党和政府在探索中,不断完善扶贫攻坚的体制机制,完成了四梁八柱的顶层设计,这是脱贫攻坚制胜的法宝。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罢,为什么由穷变富?我们相信,每一位亲临脱贫攻坚战场的人,都能找到答案并作出深入的思考。

农民脱贫之后,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了,必然在未来农村实现生态小循环、智慧互联、立体多维、高效、文旅度假的全产业链的全景化现代农业,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推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时代变迁的镜子怎样映照,文学的品格怎样保存?接下来的乡村振兴,还会为新农民的诞生提供适宜土壤。可能我们笔下的人物是小人物,他们身上体现的是生活的小细节,但是小人物的命运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融汇,就可能奔腾出惊涛骇浪。作家塑造新时代农民的时候,真正与人物原型走近了,走进他们的内心,观照其灵魂,人物才能立体丰满,迎风而立。作家应该以自己沉甸甸的思考记录乡村振兴和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中的中国故事,为实现世界公平正义发言,为重建人类美好精神家园书写。

书写新时代新农村

新史诗的可能性

□老藤



老藤

新时代中华大地实施的脱贫攻坚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看,都让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有要素重组中的物理聚合,也有思想观念激荡碰撞中的化学反应,这一切,都为作家深度挖掘乡村题材创作,书写新时代、新农村、新史诗提供了可能。

一般来说,史诗性的文学创作具有三大特征,即庄严背景、英雄人物和时间跨度。首先,从庄严背景来看,作为书写乡村题材的文学背景在当下已经有了足够的景深和全覆盖的宽度。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被作为全党的工作任务来抓,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该说这一背景有其不可替代的庄严性。

其次,当下的社会实践为人物书写提供了千千万万鲜活的原型。文学作品的核心是人物,人物不能立得住,有作家功力的原因,更主要是生活本身是否存在“这一个”。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史诗的历史功绩,新农村新史诗的真正作者是无数辛勤工作在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的广大驻村干部和农村干部,是他们的无私奉献和艰苦工作才换来了小康社会的春天。文学如果不去表现他们,是文学的缺席,也是无法挽回的历史遗憾。

对于写作,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习惯,不可能相互一致,但如何响应时代呼唤,感受当下新农村生活,激发创作灵感却有规律可循。通俗一点讲这个规律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一点”,即让心再柔软一点,让眼再远望一点,让眼再深扎一点,让笔再灵动一点。

让心再柔软一点,是说作家要对乡村生活保持应有的感受能力,不要因为城市生活的虹吸作用,就对相对寂寥的乡村产生排斥心理。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先感动自己才能再感动读者,秉承一颗冷静之心是无法融入乡村的,乡村作为现代人乡愁的寄存处,在人的灵魂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让心柔软,就应该对故乡保持一种情怀,对乡亲保持一种眷念,对农村的命运保持一种关注。让眼再远望一点,是说作家审视当下乡村要立足新

时代,立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把目光投向乡村的未来,用人性的光明观照乡村的命运,在描绘乡村风俗画的同时,发挥乡村文学对乡村风尚的引领作用,如同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一个成功的乡村题材作家,首先应该是站在新时代乡村航船头部的瞭望者,要比别人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忧虑得更多,当然也表现得更为兴奋。

让眼再深扎一点,是说作家还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虽然这一认识由来已久,但真理不会因为老而过时,从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要思想,是唯物主义在文学上的体现。有的作家不愿意深入下去,靠走马观花采采风,靠网上下载的资料闭门造车,这样的乡村文学必然缺少鲜活,缺少原生态的鲜汁鲜味。沙漠里有一种叫梭梭的灌木,根系十分发达,主根深者可达四五米以下的地下水层,只有这样的梭梭才会寄生出珍贵的药材肉苁蓉。有经验的牧民都知道,梭梭扎根的深度决定着肉苁蓉的品质。

让笔再灵动一点,是说作家的写作方法要求新求变。时代在发展,传播方式多元化是作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如果还是用老旧、传统的写法来书写乡村,很可能会失去相当一部分年轻读者,降低作品传播力和影响力,因此,让笔灵动起来,让笔下田野之风疏朗起来,让田畴、村庄立体起来,让新时代的农民阳光起来,这样的作品自然就会留得下、传得开。

书写新史诗应该警惕一些误区。误区之一是落入俗套,将几十年前的乡村写作模式概念化地套用到当下,形成乡村在变,写作套路却没有变的两层皮现象。误区之二是廉价的粉饰,用一种先入为主搞主题先行,把文学作品变成了另一种新闻报道。误区之三是一味的挑剔,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乡村各种新事物,得出的结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恨不得将乡村从泥土里连根拔起洗净晒干,把所有的湿土都铺上沥青。当然,避免踏入这些误区对于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能真正走进乡村、走近农民,就能用心体会。

站在时代高处 写到生活深处

□袁新文



袁新文

35年前,我离开家乡时,我们村还没有通电。现在的家乡,几乎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乡亲们不仅日子更加殷实了,心里的世界也变得宽阔了。曾担任过村委会主任的堂哥说,现在的农村跟过去大不一样。哪里变化最大呢?不是口袋,而是脑袋。与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相比,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才是更深刻的变化。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人生的追求,成为农村变革的内生动力。在党和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影响下,新时代农民不仅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改变着自己的精神境界和心灵世界。

新时代农民的成长,必然有许多动人的故事。隆吉龙是村里最早去广东打工的,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到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隆吉龙激动不已,彻夜难眠。他说服妻子,离开繁华都市,回到家乡十八洞村,当选村委员会主任,带领乡亲们建设家乡、脱贫致富。他的故事,被作家李迪写进了报告文学《腾飞的十八洞村》。

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村,曾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1948年3月,毛泽东同志率中共中央机关住在杨家沟,不久东渡黄河,前往晋绥。解放全中国的号角,从此响彻大江南北。69年后,驻村第一书记朱兆飞挑起了扶贫重任,带领村民搞养殖,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全村整体脱贫,使这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小山村发生了巨变。杨家沟的故事,被作家蒋巍写进了文学作品《杨家沟巨变》里。

帮助农民致富、扶持农民成长的人,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这样一群人:只要音乐响起,农民就会放下手里的工具,路上的行人也随着韵律,快乐地舞蹈起来。热烈的情感,豪迈的性格,培养了他们乐观的天性……直到横跨两岸的叶尔羌河大桥将高速公路引到村口,直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驻村工作队入驻到村子,这里的人才切实地感受到,他们的日子发生了变化。”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访惠聚”工作队驻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巴扎结米镇恰木古鲁克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熊红久报告文学《绽放心中的爱》里的文字。他带领的工作队不仅帮助村民脱贫,还鼓励倡导村民写诗,在村委会“农民诗歌专栏”展示,帮助村民出版诗集,培养了一批农民诗人,使村民们在生活脱贫的同时,精神也富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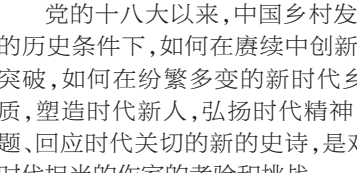
像朱兆飞、熊红久这样的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在扶贫地区比比皆是,他们是党和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践行者,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领路人。村村寨寨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山山水水有他们深深的足迹。观察当今中国农村的深刻变化,会得出一条重要启示: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深得人心。42年前,发轫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改革,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于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探索中推进。不久,中央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之路。新世纪以来,中央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费。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进军号角。今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即将实现,为全球有效推进减贫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到处都是值得书写的好故事。要写好这些故事,必须站在时代高处,写到生活深处。必须提高站位,找好角度,必须沉下心来,扑下身去。

讲好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故事,仅从文学的角度、仅以作家的视野还不够,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角度来考察、研究;必须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高度来理解、思考。提高站位,还要行动到位;深入生活,当然不能缺位。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乡村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认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广阔前景,是乡村题材文学书写的重要前提。时代呼唤中国乡村题材的文学佳作,期待崭新的艺术形象脱颖而出。

站在新时代乡土大地上

□付秀莹



付秀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赓续中创新,在传承中寻求创造性突破,如何在纷繁多变的新时代乡土大地上发现时代新质,塑造时代新人,弘扬时代精神,书写真正呼应时代主题、回应时代关切的新的史诗,是对每一个有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的作家的考验和挑战。

作为活跃在文学现场的年轻一代作家,我一直关注时代巨变中的中国乡村,积极投身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实践,努力建构一个叫做“芳村”的乡土文学世界。这不仅是出于乡村成长背景影响以及对故乡土地的热爱的,更多的是为乡土中国在时代洪流中的沧桑巨变而内心纠结。在乡土故人身上,我感受到丰富复杂的时代情绪,触摸到激越昂扬的时代脉搏,这新时代的呼吸吐纳之声是如此鲜活有力,如此击中人心。熟悉而又陌生,平凡而又非凡。在长篇小说《陌上》里,我写一个村庄在大时代中的隐秘心事,试图写下乡村世界的精神列传。《陌上》之后,我写了《他乡》。《他乡》算是城市题材,然而,他乡是相对于故乡而言的。没有陌上,就没有他乡。我手头的长篇小说,依然是乡土题材。新时代乡土大地风起云涌,山河浩荡。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巨变,新人新事不断涌现,新气象新局面不断生成,我如何能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马金莲

人学成后纷纷回乡创业反哺家乡的时候,我们如何以更加敏锐的洞察、细腻的情感、丰富复杂的感受力、鲜活生动的笔触,去描摹去塑造去刻画去表达?只有积极走进实践深处,潜入火热的的生活现场,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养分,悉心体察人民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创造,才能创作出真正为人民群众热爱和传诵的精品力作。

多年的乡土创作实践,促使我不断思考如何进行有效的、在地的、及物的艺术表达,努力尝试打通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通道,思考如何书写新的中国经验,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思考中国乡村在历史巨变中面临的如脱贫攻坚、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诸多时代命题。生活是创作不竭的源泉。只有把艺术的根须深深扎入生活的土壤,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理解他们的甘苦,深知他们的痛痒,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呼应时代主题、诠释时代精神、塑造时代审美、凝聚时代力量的经典作品,为我们身处的伟大时代赋彩添形,立言存照。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们党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尤其是在今年这样一个特别的年份,我们不仅仅是要见证历史,更应该有创造历史的抱负和雄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青年作家,如何去精心刻画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图景,讲述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的奋斗和实践、梦想和期待,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乡土写作要深入到乡村生活现场和内部去

□马金莲



马金莲

去生活现场,深入生活内部,在充分感受和切实把握的基础上再创作,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常谈常新,绝不过时。纵观当下乡村题材作品,有一个通病就是过度诗意,营造诗意的乡土,把乡村诗意化,这似乎是当下作家面对乡土写作时无法避免的死穴,一方面刻意避免面对真实的乡村,一方面描述出乌托邦一般美好而虚幻的乡土,这样必然会出现一种结果,就是把乡村题材写假了,以至于很多优秀的乡村题材作品失去了该有的活力,无法真实有力呈现变迁中的中国乡村,更难具备震撼人心的文学作用。作家没有塑造出鲜活生动的乡村文学人物,也没有讲述出彩的乡村生活故事,尤其缺乏精彩并且经典的文学细节。纵观现在的乡村题材写作现状,是让人焦灼的,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乡村出问题了,还是乡村题材写作出问题了。

毋庸置疑,当下的乡村题材写作是低迷的。振兴乡村是必然要走的,真正振兴起来需要相当一段过程,对于乡村题材的写作,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并真诚、深刻地思考和勇敢地挖掘与呈现。

作为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一名写作者,我的生活经历是和当下乡村的脚步同步进行的,所以我这些年的写作一直都没有脱离乡村题材的范畴,这两年也尝试拓展题材范围,试着涉猎小镇、城乡结合部、县市区,但基调没有超出乡村这样一个大范畴。这是我在中短篇小说方面所做的努力。我觉得真正考验实力的是长篇小说,在长篇的范围里,我是完全乡土的。2013年的长篇《马兰花开》,题材来源于我亲身经历的生活,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不管什么题材写作,

写作者都要首先扎入到生活里去,把生活的五味逐一尝遍了,被生活浸泡透了,再拔出身子写生活的时候,手头拥有的全是鲜活的素材,从这些素材里提炼出的作品具备足够丰足、厚重的生命力。

2018年写长篇《孤独树》的时候,我提前做好了功课。从2015年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关注当下普遍存在的乡村留守现象。留守人群基本上都是没有能力走出乡村去城市寻找新生活的弱势群体,是逐步被时代浪潮抛弃的群体。深入接触、了解以后,会发现留守是这个时代乡村世界的悲剧,但是这一群体在极度弱势的情况下还在苦苦地坚守着乡村生活,传承和接续着乡村曾经的美好和淳朴,他们每个人的故事写出来都能成为一首动人的悲歌。

只要我们对生活持续关注,它给予的馈赠是丰厚巨大的,我在做留守专题的时候,同时关注家乡移民搬迁这一变化,这在宁夏是涉及到几十万贫困人口生存问题,从干旱苦焦的南部山区搬迁到中部和北部等条件稍好的地方,在政府层面,这是民生工程,是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数据,但我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个体,涉及到村庄、家庭和每个人的内心,对老家故土的难舍,对新生活的憧憬,对未知难以预知的隐忧……都是考验着撕扯着内心的一大问题。围绕移民我想了很多地方,包括将要迁出的村庄、正在撤离的村庄、已经搬走废弃的村庄,还有迁入后的新居和新的生活,前者是情感的断舍,后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融入,多年跟踪深入,我感受到的是处于变迁漩涡当中的个体的迷茫和痛苦、快乐和希望、煎熬和坚韧,这里头有根的问题、心灵的问题、舍弃和接纳的问题。同时我

老家的村庄也搬迁了,所有乡亲亲人都都在移民搬迁之列,参与和目睹了前后所有的过程,我对于老家和故土有了重新认识,不把这一批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经历的生活写出来,心里实在憋得难受。羊圈门成为我新的书写对象,一个承载过无数人清苦生活和温暖记忆的地方,一个名字还在实际已经消失的村庄,我希望通过长篇小说《连心土》来展现和铭记。

一边写,同时我也在一边审视自己的乡村题材写作,警惕着惯性和笔触可能出现的陈旧,更警惕着乡土写作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当然,坚守诗意是乡村题材写作的出路,也是价值和魅力所在,怎么平衡需要创作者下功夫解决。我觉得解决之道还是在于生活本身,不浮躁,不敷衍,把自己深入到乡村生活当中去,生活本身会交给我们最满意的答案。乡村问题最终是会得到解决的,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终会有和解交融的一天。真到了那一天,乡村已经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乡村,乡村题材又会增添全新的内容,文学面对的课题也将日益更新。所以我们要勇敢面对当下,不回避,不远离,不隔靴搔痒,也不躲在城市的书斋里想象现在的农村,生活滔滔如汪洋,蔓延如火势,一刻不停,永不驻足。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表象,而生与死、盛与衰、枯与荣,更深层面下的乡村秩序、乡村精神、乡村内核的断裂与续接、流传、继承,都在表层之下演绎。我从不以悲观的目光为未来乡村做展望,一切都会重建、承接和有序,我们应该回到生活的现场和内部,秉承生活本身的逻辑,沉入在生活的表面之下,长久地蛰伏,深入地挖掘,用心地书写。